# 禮記集解

禮記卷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郊特牲第十一之二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釋文菹爭居反

恒豆朝事所薦之豆也菹酢菜也取生菜以醯釀之全物若腜謂之菹細切謂之虀水草之和氣謂取水草爲菹乃四時和美之氣所生也禮器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是豆實所用水草之物莫非四時之和氣獨於恒豆之菹言之餘從可知也醢肉醬也有骨者謂之臡無骨者謂之醢加豆祭末酳尸所薦之豆也加豆不言菹者文省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有昌本茆菹是水物也醓醢麇臡鹿臡麋臡皆陸產也加豆之實茖菹筍菹

是陸產也鴈醢魚醢是水物也恆豆之韭菹菁菹非水物加豆之芹菹深蒲非陸產兎醢醓醢非水物此蓋約畧言之以見豆實或用水物或用陸物可薦之物莫不咸在耳不言饋食之豆者舉恆豆加豆則饋食之豆亦備水陸之物可知也○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愚謂鄭氏以此爲諸侯非也以儀禮考之特牲禮二豆葵菹蠃醢周禮饋食之二豆也少牢禮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蠃醢周禮朝事之二豆饋食之二豆也公食禮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周禮朝事之六豆也聘禮歸饔餼八豆而韭菹醓醢居其首則全用周禮朝事之豆也是天子諸侯大夫之豆惟其多少有差而其實則未嘗有異矣又鄭引饋

食之豆以當加豆與周禮違孔氏既從周禮以酳尸之豆爲加豆是矣而又舉饋食之豆實以釋之以強從鄭氏徒令學者瞀眩耳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釋文薦即見反又作薦同或作廌非

重舉前文而申之以起下文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釋文耆市志反路本亦作輅音同樂皇音洛徐五孝反便婢面反徐比綿反

薦謂籩豆也以其非食味之道故可偶食之而不可常耆也衮冕路車尊嚴雖可陳列而不可常服乘之以爲容好也大武之舞發揚蹈厲其容壯勇不可常奏之以

爲娛樂也宗廟之中尊嚴肅敬不可常處之以爲安也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便其利於用言常用之則不便也孔氏曰此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釋文越音活和胡卧反琢依註爲丈轉反雕又作彫幾巨衣反乘時證反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

也孔氏曰此明祭祀之物貴質尚本也元酒謂水也明水所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疏布之尚者冪人疏布巾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是也凡常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尚是神明之也彫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彫飾之爲沂鄂而祭天則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也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貴質素而已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樂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愚謂蒲越結蒲爲席宗廟之席也稾鞂祭天之席也大羹淡泊故曰貴其質玉質本美故曰美其質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者言同於所安褻則不可之甚也上飾言祭祀之物不可用於

平常此節言平常之物不可用於祭祀承上文所以交於神明之義非食味之道之義而推廣申明之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釋文奇居宜反

鄭氏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孔氏曰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將貯鬱鬯故云鬱氣祭祀時列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

盡清明潔淨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尙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釋文斷丁亂反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産自然故曰貴天産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煎鹽之尙者皇氏云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尙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尙愚謂煎鹽卽形鹽朝事之籩實也醯卽醯醢之屬也曰醯醢者醯必資醢以成也煎鹽不獨用於祭天皇氏之說是也特牲禮設饌之法俎在豆東敦在俎南籩在敦南是籩直豆之南尸席南上設饌以南爲上煎鹽籩實設當豆實醯醢之南是煎鹽之尙也醯醢須釀而成煎鹽天質自然故曰貴天産也貴其義謂貴其

和而能斷之義也凡物之和者或不足於斷斷者或不足於和鸞刀先有調和之聲而後資割斷之用和斷相資剛柔不偏故其義爲可貴也自恆豆之菹至此雜明祭祀所用之物而歸重於尚質之義亦前篇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釋文之冠加字餘並古亂反後同齊側皆反緌耳佳反敝本亦作弊婢世反徐又房列反

鄭氏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太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前曰太古冠而敝之者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愚謂冠義者儀禮有士冠禮此解其義也太古但用白布爲冠齊則緇之以明敬

也後世冠制既異而始冠猶用太古之齊冠重古之義
也緌者結纓而垂其餘以爲飾也後世之冠有笄其纓
分屬於笄交結於頤而垂其餘以爲緌古冠無笄其纓
惟一條屬於缺項之左而上結於其右故無垂餘之緌
始冠既用古冠則其纓宜用古制而其後乃爲之緌則
失其制矣敝壞也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既冠則不復
用也皇氏侃曰齊則緇之謂祭前若祭時自著祭服有
虞氏皇而祭是也賈氏公彥曰冠訖士則敝之不復著
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庶人用
緇布冠籠其髮以爲常服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釋文適丁歷反醮子妙反

適子冠於阼階之上士冠禮筵於東序少北是也著明

也阼階主人之位適子冠於此明其有代父之義也冠禮用醴曰醴用酒曰醮客位謂戶牖之閒賓客之位也醮於客位謂既冠則筵於賓客之位而酌酒以禮之士冠禮筵於戶西南面是也冠禮用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用酒則每一加則一醮加有成者謂每加則醮之以表其禮之有成也蓋冠禮雖有醴與醮二禮然醴質而醮文周世尙文用醮禮者多故此及冠義篇皆言醮於客位也三加彌尊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皮弁尊於冠爵弁又尊於皮弁也喻其志者服彌尊則當思所以稱之曉喻冠者之志意務令充大以稱其服也名者所受於父母既冠而字之敬其名而不敢稱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追上音牟下

多雷反

鄭氏曰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其制之異同未聞愚謂此三者皆元冠之別名也始冠宜用元冠而以重古故用緇布冠然緇布冠冠而敝之而所常冠者則元冠也故此因明三代元冠之異名道猶制也

周弁殷冔夏收釋文冔況甫反字林作絆火于反

此三代三加之冠也弁爵弁也弁冔收三代士助祭之冠也鄭氏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再加之冠也素積以素緇爲裳而襞積之也素言其色積言其制賈氏公彥曰言三代再加所用同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鄭氏曰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也愚謂喪服殤小功章大夫爲昆姊之長殤大夫爲兄姊殤服則有未冠已爲大夫者矣而不爲之制冠禮者爲大夫者必由士而升當其爲士則固以士禮而冠矣童子之禮不裘不帛不屨絇見先生從人而入既仕而爲士固不可以童子之禮處之未有不冠者也爲士者必冠則無爲大夫而後冠者矣爵謂假祖廟而命之也雖爲大夫至假祖廟而命之則必待五十蓋古者爵人之愼重如此則固無仕而卽爲大夫

者矣又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鄭氏曰言夏初以上諸侯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之愚謂末造猶末世也諸侯繼世而立或有幼而嗣位者旣爲諸侯及其冠也不容不與士禮異所以至夏末始作爲公侯之冠禮也家語冠頌公冠元冕四加天子擬爲○鄭氏謂夏時諸侯至五十乃爵命無據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敖氏繼公曰元子長子其冠時猶士而用士禮以其未卽位則無爵故也舉天子之元子以見其餘皇氏侃曰天子元子唯冠禮與士同其餘則與士不同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歸氏有光曰自無大夫冠禮至此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蓋父兄以成人之事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巳君臨天下將又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孔子答孟懿子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巳人君無所殊也此孔氏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者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孔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此明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愚謂繼世以立諸侯以能象其先世之賢故諸侯無升陟之漸未冠而爲諸侯者不得不別爲諸侯之冠禮也以官爵人隨德隆殺故大夫無驟爲之法其爲大夫者必皆已冠於爲士之時而不得別爲大夫之冠禮也死而謚謂大夫死皆有謚而不問其已爵與否也謚起於周今蓋謂春秋以還古者謂周初也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者大夫五十而爵然後生則稱其族死則爲之謚若未五十而死未受爵命死則無謚也春秋初魯大夫如無駭羽父柔挾翬生不稱

族死不爲謚皆未爵故也至僖文以後乃無不謚者則禮之失固未久也此又因大夫無冠禮而推類言之○孔氏謂此士冠禮記之文故論士死而無謚至作記之時加謚非也士之無謚周末猶然謂作記之時加謚何所據乎士冠禮自戒賓曰以下至不屨繐屨本其記也自冠義以下則後人節取郊特牲之文附諸篇末其文體與儀禮記全不類其後又誤以記連於經而以冠義以下謂之記失之矣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曰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愚謂禮之數見於事物之末禮之義通乎性

命之精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知其義而又能敬守之以禮其實焉則所謂能以禮讓爲國者雖先王所以治天下其道不出乎是此禮之義之所以爲尊也○朱子曰此葢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釋文取音娶本又作娶遠皇于萬反別兵列反

孔氏曰天氣下降天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夫婦合配則子姓生焉娶異姓者所以依附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方氏慤曰必取於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

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釋文腆天典反事側吏反又如字○鄭註齊或爲醮○今按事如字

幣謂納徵之幣誠實也幣必誠謂不以沽惡之物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是也腆善也辭無不腆者謂納幣之辭不自謙言皮帛不善幣必誠信也辭無不腆直也斯二者所以告婦以正直誠信之道也信者人之所以事人婦以事夫其德以信爲本故於納徵之幣與辭而先有以示之如此上言直信而下但云信者言信則直在其中矣齊謂共牢同尊卑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惟其信而已陸氏佃曰凡謙辭言不腆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顧氏炎武曰歸妹人之

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源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釋文迎魚敬反先悉見反

男子親迎是男先於女也所以然者男剛而女柔剛之德主乎進柔之德主於退非獨昏姻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亦然故天道資始而地道代終君務於求賢而臣耻於自衒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釋文贄音至本亦作摯

摯謂親迎所奠之鴈也章明也執摯相見者賓主之道今乃於夫婦之閒行之所以致其恭敬以明男女有別而其交接不可以苟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父子之親由於男女之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君臣之義由於父子之親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義生而後禮作人無禮則危有禮則安故禮作而後萬物安由男女有別而遞推其所致如此所以深明男女之別之重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親御謂御婦車也授綏授婦綏以升也婦本有御者壻必親御授綏所以示身親其事也必身親其事者所以致其親愛於婦也執摯相見所以爲敬親御授綏所以

爲親敬則夫婦之禮肅而無燕暱之傷親則夫婦之情篤而無睽離之患化起於閨門而風行於四海先王之所以得天下其道不外乎是也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釋文先如字又悉遍反知音智○鄭註夫或爲傅

大門婦家之大門也先壻車先行也夫婦之義由此始者婦未出父家猶未成其爲婦出乎大門則夫全乎其爲夫婦全乎其爲婦一帥一從而尊卑唱隨之義定矣自婦人從人以下又以申明男帥女女從男之義也夫也者夫也言夫乃丈夫之稱丈夫乃有才智者之名左傳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是也故曰以知帥人者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孔氏曰案昏禮士昏用爵弁爵弁是士之上服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五冕色通元故總稱元冕陰陽謂夫婦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曰鬼神陰陽也妻爲內主故有國者是爲社稷內主也嗣廣後世是爲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不可不致敬所以冕而親迎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二牲以上謂之牢士昏用爵弁而上云元冕士昏用特豚而此云共牢皆謂大夫以上之禮也共牢者謂用一牢而夫婦共食之不別俎也牢禮以爵等爲差夫婦共牢以其尊卑同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者婦人無受爵

命之法其夫受爵命則其妻之爵從之也坐以夫之齒者謂兄弟之妻其娣姒之序不以己之年而以夫之年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陶謂以瓦爲尊敦之屬匏謂以匏爲爵也士昏禮食畢夫婦皆三酳初酳再酳用爵三酳用巹巹半匏也以一匏分而爲二夫婦各用其一以酳也尚上通尚禮然謂上古之禮器如是也鄭氏曰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釋文盥音管一本無婦盥饋三字

孔氏曰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食餘曰餕私猶恩也明日婦見舅姑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以

餘食賜婦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愚謂盥饋言致潔以饋也孔氏言盥饋特豚此據士昏禮言之若大夫以上有不止於特豚者矣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謂盥饋之明日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既饗而降也授之室者西階爲客階阼階爲主階舅姑自由客階降使婦由主階降明以室事授之而使爲家主也盥饋授室皆謂適婦之禮若庶婦則不饋舅姑亦不饗之無著代之事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陳氏祥道曰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昏之爲禮其陰禮與言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方氏慤曰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

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愚謂昏爲陰禮而樂爲陽氣故昏禮不用樂與食嘗無樂同義然既昏之後猶不遽擧樂者則以思嗣親之故此與曾子問各據一義而言之也序謂相傳之次第也昏禮舅姑授婦以室子有傳重之端則親有代謝之勢人子之所不忍言也故不賀○自天地合而萬物興至此明昏禮之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血腥爓祭爲句鄭註爓或爲腥

鄭氏曰尚謂先薦之孔氏曰尚謂貴尚祭祀之時先薦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愚謂用氣者血腥爓三者皆不可食但用其氣以歆神也有虞氏祭禮不可考

禮運曰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則三者之祭乃周之所因於夏殷而夏殷所因於唐虞者也有虞氏尙氣故於饋孰之前先薦此三者而後王因之而不變也○自此以至篇終皆明祭祀之禮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釋文滌音狄又同那反三如字徐息暫反

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之先未有血腥故臭未成未合亨饋孰故味未成也滌蕩者播散之意闋止也殷人先求諸陽故作樂三闋以降神而後迎牲樂爲陽氣聲音之呼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與魂氣之陽相感召也○

凡正樂有四節而降神惟三闋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是尸入奏肆夏亦奏肆夏之三矣蓋大饗之納賓祭祀之納尸與降神其事相類故樂

皆以三爲節商頌那之篇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此降神之樂也又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此正祭之樂也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歌夾鍾升歌也舞大武合舞也奏無射在歌夾鍾之上降神之樂也降神三闋而但言奏無射豈三奏皆用無射之調與抑或舉其一以該其三若尸入奏肆夏之三而但言肆夏與大司樂又云黃鍾爲宫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此謂大禘大祫之樂故黃鍾以下有四調盡其上二調亦用以降神與若然則大禘大祫降神有六闋矣疏家謂大司樂黃鍾以下

皆爲降神之樂然商頌言正祭之樂詳言降神之樂畧又大司樂言奏無射則降神之樂蓋止以鐘鼓或笙管奏之如尸入奏肆夏之比而不升歌合舞也大司樂黄鐘爲宮以下有琴瑟與管則升歌下管之器也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則合舞之事也必非徒用以降神者矣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釋文爇字又作爇焫如悅反合如字徐音閤羶依註音馨許經反薌音香○鄭註奠或爲薦○今按羶如字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孔氏曰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故知當

饋孰時愚謂臭香氣也鬯秬鬯也釀黑秬黍為酒芬芳
鬯達故謂之鬯灌用鬯臭言灌地降神用秬鬯之香氣
也鬱鬱金香草也鬱合鬯言秬鬯之酒煮鬱金香草以
和合之也曰臭陰者酒醴之質下潤也達於淵泉言其
所達之深而足以感乎死者之體魄也灌用圭璋者灌
鬯盛以玉瓚以圭璋為之柄也用玉氣者玉氣潔潤言
非但鬱鬯是用臭圭璋亦用臭之義也既灌然後迎牲
周人先求諸陰也蕭香蒿也蕭合黍稷謂以香蒿合於
黍稷而燔之也曰臭陽者燔燎之氣上升也達於牆屋
言其所達之高而足以感乎死者之魂氣也既奠然後
焫蕭合羶薌此明焫蕭之節也奠謂奠爵於鉶南也焫
燒也薌與香同羶薌牛羊腸間脂也羊膏羶牛膏薌周
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薌秋行鱻羽膳膏羶是也特牲

禮尸未入時設饌饗神祝酌奠于鉶南天子諸侯之祭朝踐時事尸於堂朝踐禮畢尸未入室亦先設饌於室而酌酒奠之然後焫蕭合羶薌迎尸入室而行饋孰之禮也焫蕭合羶薌并有黍稷上言合黍稷下言合羶薌互相備也灌用鬱鬯所以求諸陰焫蕭所以求諸陽凡祭慎諸此者周人尚臭故於此灌與焫蕭之時尤致其慎也○鄭氏小宰註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此則無他據葢見特牲禮尸入舉鉶南之奠觶祭酒啐酒奠觶遂據以推受祼之禮耳不知鉶南之觶奠也與祭饌並設而在獻數之外者也則但當啐之而已鬱鬯之祼獻也不與祭饌並設而在獻數之內者也則不但啐之而已也宗廟之大饗賓客之大饗始皆有祼其禮當相放前賓入門章云卒爵而樂闋此爵即祼獻之爵而云

卒爵則尸於鬱鬯亦卒爵賓飲卒爵而酢主人則尸卒爵亦當酢王但獻尸無酬爵耳飲鬱鬯之法見於顧命顧命云王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以異同秉璋以酢同爵名盎圭瓚口徑八寸不可以飲故注之於同而祭之飲之此飲鬱鬯之法也圭瓚受五升既以注於同者飲之其餘鬯在瓚仍陳於尸前故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肆謂陳之也或言肆或言祼互見之爾人君饋孰之始鉶南之奠亦酌於瓚說見後下文所謂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此則尸祭之啐之而不飲者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魂氣歸於天者陽也形魄歸於地者陰也故祭祀之義

求諸陰陽而已棫樸美文王而曰奉璋峩峩則殷未嘗不灌而以求諸陽爲先也大司樂言奏無射以享先祖則周未嘗無降神之樂而以求諸陰爲先也殷人先求諸陽先作樂而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先灌而後作樂也祭義云建設朝事以報氣也則有虞氏之尙氣亦所以求諸陽不言者可知也馬氏晞孟曰有虞氏尙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尙聲殷人既尙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尙臭周人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尙氣謂之尙聲謂之尙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所主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　釋文遠人徐于萬反與音餘

此因上文言求諸陰陽而備言求神之法也與禮器納牲詔於庭一章語意大同小異詔祝於室謂初殺牲時以幣告神於室卽禮器云血毛詔於室也坐尸於堂謂旣告殺尸出坐於戶西南面而行朝踐之禮卽禮器云設祭於堂也用牲於庭謂納牲於庭而殺之卽禮器云納牲詔於庭也此時尸尙在室升首於室謂殺牲而升其首於室中北墉下也此時尸出在堂薦腥之前也直正也直祭祝于主謂正行祭禮則祝釋辭於主也亦禮器設祭於堂之事也索求也索祭祝于祊謂求神之時則祝釋辭於門外之祊卽禮器云爲祊於外也以不知神之所在故其求之之徧如此尙庶幾也自室至堂自堂至庭自庭至祊而祊爲最遠於至遠之所而無不求焉庶幾其可以得之與○鄭氏曰朝事延尸於戶西南

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愚謂禮運疏云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主皆在其右此註則謂尸南面主東面然尸入室時坐於主北則尸主同面不應在堂時獨異且堂上之位以南面爲尊不應尸南面而主反東面也又坐於戶西謂大祖之尸也大祖之尸主不同面則羣廟之尸主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參差淆雜必無是禮當以禮運疏爲是朝踐燔膟膋及洗肝而祭之謂之制祭鄭於禮器及此註皆言之然焫蕭在饋孰時不在朝踐制祭乃漢禮於經亦無所見也說詳禮器

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釋文倞音諒所音祈嘏古雅反相息亮反長直良反徐知兩反○鄭註倞或爲諒富也者福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或爲犆

鄭氏曰倞猶索也所也者敬也爲尸有所俎此訓也富也者福也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首也者直也訓所以升首祭也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嘏長也大也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特牲少牢尸祭饌詑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者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

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嘏長也大也尸嘏主人欲其長久廣大也愚謂依遠也祐也者依也此因上文求諸遠之義而釋之也直正也牲體載之尸俎者但其右胖耳惟首則全升之故爲體之正嘏長也大也言福之長久而廣大也尸以象神神無形而尸陳見故曰尸陳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釋文齊才細反下說齊同膟音律膋力彫反

毛血謂初殺牲時取毛血以告尸於室所謂血毛詔於室也血以告幽表其內之無所傷毛以告全表其外之無所雜純謂內外皆善也血祭盛氣謂取血非但告幽

又所以明其氣之盛也血陰而氣陽氣不可見而陰陽相資故因血以表氣也祭肺肝心者肺載於正俎肝以從獻心載於所俎也貴氣主者肺以藏魄而為氣主心肝亦與肺相附著故皆以氣主言之牲之五藏惟用其三者蓋肺肝心在前故貴之脾腎在後故賤之猶貴肩賤髀之義也祭黍稷謂饋孰時也此所謂祭皆謂薦之於尸非祭於豆閒之祭疏以綏祭解之與記言報陰意不合肺有離肺有刌肺離肺亦謂之舉肺尸之所用以食者也刌肺亦謂之祭肺尸之所用以祭者也此云加肺謂離肺也祭齊謂以五齊獻於尸也加明水謂設五齊以明水配之也膟膋腸閒脂也取膟膋燔燎即所謂焫蕭合羶薌也升首謂升首於室也魂氣為陽體魄為陰黍稷牲體酒醴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味饗神者也故

曰報陰燔燎升首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歆神者也故曰報陽○禮運云薦其血毛禮器云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又曰血祭盛氣也此皆謂初殺牲時取毛血以告於室也而註疏或以爲在室或以爲在堂而祭血有二時矣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爇蕭合羶薌又云取膟膋燔燎祭義云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此皆謂饋孰之初也而註疏或以爲饋孰時或以爲朝踐時而燔燎有二時矣禮器云爲祊乎外郊特牲云祊之於東方又云索祭祝于祊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皆謂正祭求神也而註疏或以爲正祭或以爲繹祭而祊有二名矣此皆先儒繆誤之說所當辨正者也

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

絜著此水也○釋文涚始鋭反又作涗○鄭註涚涗齊或為汎齊

涗猶清也凡酒初成必濁以清者和而泲之謂之涗涗齊謂五齊皆涗之也新謂明潔也祭祀取明水於月及涗五齊之酒皆為貴其明潔也凡涗新之也釋涗齊之義言主人之所以涗此酒者致其新潔以敬鬼神也其謂之明水也以下又申明水之意著成也主人齊潔此水乃成以見所謂新者之不徒在乎外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孔氏曰言君所以再拜稽首及肉袒親割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拜服也又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稽首服之甚也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稽首首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

釋內祖之文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內祖去飾是服之竭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孔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禰爲言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故以義而稱孝也國謂諸侯家謂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相謂詔侑也敬謂內心之肅嘉謂外儀之善庾氏蔚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讓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釋文肆敕歷反腍而審反

○鄭註爓或爲燖

腥腥肉也肆剔也謂豚解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
胉脊𦎧豚解有七體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
而爲七也腥肉用豚解之法解之故曰腥肆爓湯沈也
腍熟也爓與腍皆體解也祭祀或進腥或進爓或進熟
豈知神之何所饗但主人自盡其敬心故備用之以祭
耳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
也祝將命也
鄭氏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祝則詔主人
拜妥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
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愚謂特牲禮祭初設饌饗神
祝酌奠于鉶南尸入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
祝饗天子諸侯之祭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將入室亦

先於室中設饌酌奠斝角所奠之爵也斝殷爵名四升曰角尸入即席坐舉所奠之爵則主人拜以妥尸此饋食未食之先也楚茨之詩曰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此妥尸當饋食之節明矣人君祭自灌獻始饋孰乃酌奠者蓋鉶南之奠與祭饌俱設者也灌獻時無饌朝踐雖有籩豆而俎惟腥爓至合亨饋孰而俎簋籩豆備設於是奠觶鉶南鄭註少牢禮謂酒爵要成是也尸入舉奠蓋以饌多不可偏執而酒所以要饌之成故特執之以示其饗之之意也祭初尸已入室而坐至此乃拜妥尸者蓋灌獻一時之事耳自饋食以至祭末禮節多而爲時久故恐尸之不安而拜以安之也少牢禮尸不執奠避人君也特牲禮拜妥尸尸答拜乃執奠此舉斝角乃拜妥尸人君禮與士異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

事而後坐謂夏時也有事謂飲食之事也言此者以明殷周以來尸卽無事亦坐所以有拜妥尸之禮也尸神象者鬼神無形立尸以象之也祝將命者祝以傳達主人與神之辭命也○禮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則斝惟天子用之周禮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蓋鉶南之奠至上嗣舉奠飲之還洗酌入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祭畢則鬱人量人飲之言舉斝之卒爵以見其爲上嗣所飲而復奠之爵也歷與瀝同言斝歷以見其爲尸所祭所啐之餘也飲奠斝之卒飲以鬱人與量人者蓋以嗣子舉奠食肝而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與鬱人和鬱鬯其事相成也然則天子酌奠用鬱鬯於此可見矣諸侯舉角雖於禮無考然斝角連文則其爲諸侯禮可知觶止爲酬爵

而角則特牲禮用以獻尸是角尊於觶故少牢特牲禮皆奠觶而諸侯奠角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鄭氏曰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司尊彝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耤之以茅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孔氏曰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中醴齊尤濁故以事酒泲醴齊也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也愚謂周禮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人君祭用鬱鬯五齊三酒惟三酒人所共知而鬱鬯五齊則自禮制久廢時人無有能知之者故記者就司尊彝之文釋之以曉人此釋醴齊縮酌之義也凡酒新成必濁用

清者和之又用筐筥之器泲之以去其糟滓謂之涚又用茅藉泲酒之器謂之縮五齊皆涚而醴齊尤濁必縮而涚之乃可酌故曰縮酌縮醴齊用茅者取其潔白也曰明酌者言涚醴齊用事酒也○周禮五齊三酒鄭氏云泛齊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鄼白矣醍齊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醆酒涚于清

此釋司尊彝盎齊涚酌之說也鄭氏曰謂泲醆酒以清

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孔氏曰盎齊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以其差清醍齊沈齊泲之與醆酒同

汁獻涚于醆酒釋文汁之十反獻依註為莎素何反

此釋司尊彝鬱齊獻酌之說也鄭氏曰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當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釋文澤依註讀為醳音亦徐詩石反

鄭氏曰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

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孔氏曰作記之時明酌清酒與醆酒皆泲於舊醳之酒古禮廢亡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泲酒之事愚謂凡酒速釀則味薄久釀則味厚味薄者尊味厚者卑反古復本之義也事酒因事而作成最速味最薄昔酒爲酋久白酒味差厚清酒冬釀接夏而成味最厚泲酒之法皆以薄者涗於厚者而作記時以清酒涗於舊醳之酒則反是蓋爲清酒味過厚故用昔酒之稍薄涗之以殺其毒與他涗酒之意異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釋文辟依註作弭亡婢反○方氏辟讀婢亦反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愨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

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賽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爲已耳此之所言主爲民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之元謂齊服元冠元衣元裳也大夫士齊服元端元裳人君元冕元衣元裳蓋元者幽陰之色陽明則發散於外幽陰則收斂於內君子服以稱情齊服幽陰之色欲使稱其服以專思慮於親也思慮專故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禮記卷二十六終

邑後學林樹巖校栞

# 禮記卷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 內則第十二之一 別錄屬子法

朱子曰此古經也又曰鄭氏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之內儀軌可則故曰內則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趙氏師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士於坫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止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耶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

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曾子之言某疑
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
疑簡錯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
稻米爲酏一節亦疑簡錯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鱻羽膳
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
獨此末易曉暢愚謂自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皆有惇
史與通篇所言不相比附而文體亦異疑係他篇脫簡
若以淳熬接上士於坫一之下則通篇條理秩然矣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
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孔氏曰君
謂諸侯王謂天子蓋雖以諸侯爲主而雜以天子言之

故又稱王及兆民也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今此篇
內旣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篇首當言命冢宰司徒今惟
一云冢宰不言司徒是記者據諸侯并六卿爲三司徒
或兼冢宰之事也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朱子曰註疏
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
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
典則教民雖司徒之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
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
之以教其民自不害冢宰爲司徒之兼官也愚謂后王
天子也不言降教而曰降德者見王者身有此德乃降
之以教於民所謂有諸巳而後求諸人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
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

大觿木燧偪屨著綦釋文漱所救反徐素遘反縰所買反徐所綺反韠音必搢徐音薦又音晉紛芳云反或作帉同帨始銳反觿許規反本或作鑴燧音遂捍戶旦反遰時世反徐作滯偪本又作幅彼力反綦其記反

鄭氏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行縢綦屨繫也孔氏曰此子謂男子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故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

也縱韜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盧說為優笄者著縱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謂安髻之笄以縱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縱縱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刀礪與小觿連文故知刀為小刀玦當作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自玦當作決以下至此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採孔疏今本禮記註疏及衛氏集說皆無之刀鞞之刀大於左廂刀也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

燧鑽火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或云屨上施繫以結於足也陳氏祥道曰詩曰赤芾在股邪偪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偪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偪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朱子曰屨繫或說爲是爲行戒者絇也愚謂子事父母謂男子已冠者也下文言男女未冠笄者而不顯女子已笄者之禮蓋女子笄則適人故畧之其或在室者則其禮與子婦同也婦人吉緫尺有二寸則男子之緫亦然刀皆有鞞左言刀右言遰互見之爾觿錐也字或作鑴是有以金爲之者小觿以解小結大觿以解大結大觿與木燧相連蓋鑽燧亦用之也金燧以金爲之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是也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鄭云夫遂陽遂也成伯璵謂冬至日子時鑄銅爲鑒謂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爲鑑謂之陰鑒是金遂亦鑒類其狀相似欲取火則向日照之以引取其火也木燧以木爲之春用榆柳夏用棗杏夏季用桑柘秋用柞楢冬用槐檀用鑽鑽之以出火論語云鑽燧改火是也火出於日者屬陽故金燧佩於左火出於木者屬陰故木燧佩於右左所佩凡五物奇數陽也右所佩凡六物偶數陰也○孔疏謂元冠有纓約有纓者無笄葢以士冠禮皮弁爵弁有笄而於冠不言笄耳然士冠禮初加之冠乃大古之緇布冠其制質畧不獨無笄且無武矣未可據此以決元冠之制也冕弁有紘又有笄冠有纓何必無笄乎國語范武子以杖擊文子折委笄註謂委貌

之笄則冠之有笄見於此矣男子有二笄一爲固髮之笄一爲固冠之笄此言笄在冠上則爲固髮之笄而非固冠之笄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釋文加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衣如字又於既反箴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纊音曠縏字又作縏同步干反袠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紟其鴆反嬰又作纓

鄭氏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孔氏曰婦人之笄喪服所謂女子吉笄尺二寸者也但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縰乃皮弁爵弁之笄故鄭以簪解之也衣謂元綃衣熊氏云袠刺也以鍼刺袠而爲縏囊故云縏袠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

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矣鄭註士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未笄無纓下男女未冠笄者亦云衿纓彼用以佩容臭與此既笄之纓別也朱子曰婦人不冠所謂吉笄即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笄矣愚謂男子有二笄一以固髮一以固冠婦人惟有尺二寸之笄以固髮而因以爲飾與男子之冠相當所謂男子冠而婦人笄也而孔氏乃以當皮弁爵弁之笄故朱子非之特牲禮主人服元端主婦笄纚綃衣是婦人之笄纚綃衣與男子之元端相當士大夫以元端爲常服則其妻以笄纚綃衣爲常服也婦人左佩五物悉與男子同右佩六物管大觿木燧與男子同餘三物則異焉玦捍用於射刀之大者用以割斷皆非婦人之所當佩而箴及線

纓則女工之所有事也陳用之據士昏禮壻脫婦纓謂事舅姑之纓乃佩容臭之纓非許嫁之纓然香纓惟男女未冠笄者有之上男子已冠者無此則婦人可知昏禮脫纓蓋昏夕暫脫之耳非一脫不復著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釋文燠本又作奧同於六反苛音何養本又作癢以想反少詩召反後皆同奉芳勇反本或作捧長丁丈反溫本又作蘊又作慍同於運反饘之然反酏羊支反芼毛報反蕡字又作䵳扶云反徐扶畏反秫音述飴羊之反堇音謹荁音丸枌扶云反免音問薧字又作槀苦老反滫思酒反瀡音髓膏之古報反

鄭氏曰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

槃承盥水者巾以涗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甘之滑之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敬也孔氏曰苛與癢連文故知是疥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酏是粥之薄者則饘爲厚者公食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用菜雜肉爲羹也釋草云蕡枲實也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熟故云熬枲實也以甘之者以此棗栗飴蜜以甘和飲食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堇荁相對故知冬用堇夏用荁也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庖人云共鱻薧之物鱻薧相對此經以免對薨

薨既是乾故知免爲新生也鱻薨周禮據肉爲言此則以堇苣等爲免薨以滑之者言以此數物相和瀡瀡之令柔滑也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爲調和飲食陸氏德明曰苣似堇而葉大方氏愨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也愚謂槃以承盥水其盛水盞以匜左傳奉匜沃盥是也槃輕故少者奉之水重故長者奉之飴餳也米蘖煎成亦謂之糖方言餳謂之糖是也爾雅秫黏粟也然凡黍稻之黏者皆謂之秫不獨粟也爾雅䔮苦堇郭氏云今堇茶也子如米汋食之滑唐本草云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邢氏云本草云味甘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苣堇類榆刺榆也一名樞又名荎陸璣云樞葉

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是枌為白榆榆為刺榆枌榆之葉皆可為茹而刺榆尤美也下云命士父子異宮昧爽而朝則此不命之士至父母舅姑之所未昧爽也又下言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在父母之所無時焉不可以朝夕限也若日入而慈以旨甘則亦當與命士同此不言者文畧爾○陳氏澔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釋文冠古亂反朝直遙反下而朝同）

鄭氏曰總角收髮束之容臭香物以纓佩之為迫尊者

給小使也具餜也孔氏曰臭謂芬芳香物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曰容臭方氏慤曰臭香物蘭茝之類不佩用而佩容臭示未能卽事也朱子曰恐身有穢氣觸長者故佩香物愚謂下文言孺子蚤起則此男女未冠笄謂十年以上者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則其習此禮宜矣容臭謂為小囊以容受香物也昧晴也爽明也昧爽謂天將明而未明時也昧爽而朝視成人差後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釋文衣如字又於旣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

鄭氏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孔氏曰此總論子婦而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愚謂凡內外謂尊卑長幼莫不皆然也枕簟親身之物斂之者

爲其褻露且避塵汚也灑埽室堂及庭內外皆徧灑埽之也自室及堂自堂及庭先後之序也布席布坐席也各從其事內治內事外治外事也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方氏慤曰蚤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方氏慤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愚謂宮謂牆

垣之所周也凡言宮有據牆之起乎大門而北周者若昏義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詩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周禮小宰掌宮刑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是也有指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若喪服傳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公羊傳羣公子之宮則已卑矣是也父子異宮謂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也姑以大夫士言之大門之內爲正寢門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之後爲妻之正寢其旁爲側室自燕寢以後雖各有門而正寢之門實北遶而周乎其外不命之士其子之寢室亦別有門而包乎父之正寢門之內故謂之同宮命士父子各有寢門故謂之異宮異宮則父子之寢各有正寢燕寢側室之屬而其制備同宮則唯父備有此制而其子或唯有燕寢及妻之寢而已而其制簡昧爽而朝視不命

之士稍晏也不命之士賤於父母抑搔沃盥之事皆親之故其朝宜蚤命士既貴其父母褻辱之事蓋僕御供之故其朝可稍晏也慈以旨甘即上節所言棗栗飴蜜諸物也但命士之物或當更備耳日出而退視朝膳而退也退則各治其官事人君日出視朝此命士日出猶得侍親者疑人君視朝惟卿大夫及一官之長則每日皆朝餘則不必然唐宋官制有常參九參六參之別意古制亦如此爾日入又夕每日再朝也不命之士在父母之所無時命士父子異宮則其體嚴敬故其朝限以二時自此以上以至於世子之事親皆然世子記言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是也日入而夕則當問親之夕膳而又慈以旨甘此又在夕食之後者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釋文奉芳

勇反鄉許亮反止本又作趾

鄭氏曰將衽謂更卧處也孔氏曰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釋文縣音元篋口協反襡音獨

古人坐皆席地此云執牀與坐者蓋尊者偶然暫憩之所用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賈疏謂氊案牀上置氊是王於次中暫憩亦有牀也蚤旦親起之後斂卧席布坐席則少者執牀與坐侍御之人執几以進之使長者暫憩以待然後乃斂卧席等物也少者執牀則牀之制蓋不大鉅矣孔氏曰蚤旦親起侍御之人捧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其所卧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簟既

襁身恐其污穢故以襡韜藏之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釋文傳丈專反近附近之近敦音對又丁雷反牟本侯反卮音支匜羊支反一音以氏反

鄭氏曰傳移也非餕莫敢用餕乃用之也牟讀曰堥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非餕莫之敢飲食餕乃食之恆常也朝夕之常食孔氏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傳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祗敬之勿敢偪近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堥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水漿之器左傳云奉匜沃盥是也此論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恆飲食之饌子婦不得輒食愚謂敦簋也疏以爲杯盂非是敦牟

厄匜非垂物而不敢輒用恆飲食非珍饌而不敢輒食則其貴重者可知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鄭氏曰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恆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孔氏曰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再進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衆弟婦佐餕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愚謂子婦佐餕謂長子衆子及其婦皆佐餕也甘滑之物於孺子爲宜故使孺子餕以此記觀之則士之禮夫婦共食矣大夫以上則同庖而各食與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釋文唯于癸反徐伊水反齊側皆反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倚於義反又其寄反睇大計反睇本又作洟同吐細反撅居衛反見賢遍反

應唯者不敢諾敬對者不敢慢升降於堂階出入於門戶揖俯身也游行也進退周旋於尊者之前則其心必肅敬其貌必齊莊升降出入雖於尊者稍遠亦必俯身而行而不敢縱肆其容體也噦氣逆聲噫飽食氣嚏噴嚏咳咳嗽欠張口出氣伸舒體也立而偏任一足曰跛依物曰倚睇視邪視也自口出為唾自目出曰涕自鼻出為洟襲重衣也敬事為尊者執勞事也袒裼露臂也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為其穢而不潔也此節言事

父母恭敬之節也○孔氏玉藻疏云子於父以質爲文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愚謂至敬無文孔氏謂父母之前不裼是也但此所言裼襲自爲別義與玉藻裼襲不同玉藻所謂襲謂掩其中衣也此所謂襲謂重衣也玉藻所謂裼謂露其中衣也此所謂裼謂露臂也若混而爲一則誤矣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釋文澣本又作浣戶管反綻字或作綻直莧反徐治見反裂本又作列紉女陳反徐而陳反燂詳廉反潘芳煩反靧音悔

鄭氏曰唾洟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愚謂唾洟不見恐父母見之而生憎穢也綻解也紉以線貫針也燂溫也潘米瀾也此節言事父母服勤之禮也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帥循也時是也謂上二節所言之禮也○自篇首至此言事父母舅姑及尊長之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釋文篚非鬼反湢彼力反本又作偪

鄭氏曰祭嚴喪遽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湢浴室也孔氏曰祭是嚴敬之時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婬邪之意愚謂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在內言內在外言外各治其事而不得相預也其相授謂非喪祭而相授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所以別男女之職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嚴內外之限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釋文嘯依註音叱○今按嘯如字

鄭氏曰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孔氏曰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聞知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故云嫌有隱使也愚謂嘯蹙口出聲也不嘯不指爲其聲容不肅且惑人也夜行必皆以燭者所以遠暗昧之嫌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謂宮中之道路也地道尊右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蓋以相避遠而因以爲尊卑之別也○自男不言內至此論男女遠嫌厚別之法朱子移於男不入女不出之下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

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釋文飲於鴆反食音嗣耆市志反

鄭氏曰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

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人代之而弗欲者慮以自逸而違命姑與姑使者嫌於怨懟而必爭悉謂子婦之孝敬者必爲父母舅姑之所愛恐其恃愛而驕故戒以勿逆勿怠加之事人代之者謂尊者既命之事又惜其勞而使人代之也弗欲者爲其所爲不必能如已之意也姑與之者姑聽其代也姑使之者姑以已之意敎使之也而后復之者俟代者休解而後復其本業於已也凡此皆勿逆勿怠之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釋文縱本又作從足用反數色角反

鄭氏曰不可愛此而移若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愚謂不可怒謂怒之而不從命也子放婦出而不表禮忠厚之道也○應氏鏞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釋文說音悅

下怡柔皆和順之意所謂事父母幾諫也起若悚然興起之意諫之所以不入者必已之孝敬有未至故復與

起其孝敬冀以感動乎親而復進其說也有隱無犯者雖事親之道而陷親不義者乃不孝之大故父母之過足以得罪於鄉黨州閭者雖不說而必圖復諫雖犯顏而有所不憚也孔氏曰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閒寧可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此一節論父母有過諫諍之禮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妾也檀弓陳乾昔曰使夫二婢子夾我是也若及也高氏愈曰父母愛而已則敬之重親之意愛之不足以盡其意故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高氏愈曰由自也視比也親之所愛服食厚而執事常逸已之所愛服食薄而執事常勞不敢以已之所愛並於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高氏愈曰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也行夫婦之禮者恩情不敢稍殺也宜與不宜子與父母未知孰是然人子之心即父母之僻惡僻愛而亦不敢有所違順親之道當然也愚謂婦以事舅姑也能事舅姑則婦不能事舅姑則不婦而其他事之得失有不必計矣此以上三節言爲人子者當以父母之愛惡爲愛惡雖婢妾庶孽之微賤而有所不敢忽雖妻妾之親私而有所不敢專至

於父母沒而不衰焉則又事死如事生之孝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高氏愈曰貽遺也爲善未決去惡未勇人情之常也喜其榮親則善必爲惡其辱親則惡必去榮辱不繫於其身而繫於親葢孝子之心如此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男子七十而傳婦人之傳重則不係於已之年而係於其夫葢祭必夫婦親之夫沒則妻不得不傳重矣每事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統家事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鄭氏曰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愚謂友猶愛也不友無禮皆怠之所生也怠於事而以勞加介婦則不友矣怠於敬而以慢加介婦則無禮矣舅姑使冢婦冢婦不可以已之尊而懈怠以至不友無禮於介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命謂使令其下舅姑使介婦介婦不可以舅姑之任已而敵耦於冢婦至於並行並命並坐而皆不敢焉其所以尊冢婦者至矣蓋冢婦即異日之宗婦介婦所宗而事之者故雖未受傳而所以敬之者如此此二節言冢婦介婦相與敬事之道蓋家人睽常起於婦人誠使爲冢婦者能屈已以下介婦爲介婦者能盡禮以事冢婦

彼此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高氏愈曰凡婦適冢婦介婦而言私室婦所居室也事謂私事私室不敢擅退私事大小必請益重舅姑之命如此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又勑六反）

畜養牲也假以物借人與以物遺人也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釋文茝本又作芷昌改反韋昭昌以反）

婦或賜之者謂其私親兄弟也茝蘭皆香草可佩者新

初也如初受賜者如其初受於私親兄弟之時葢物之藏於舅姑不啻其藏於己也不得命不見許也如更受賜者如更受舅姑之賜葢物雖出於私親兄弟不啻其出於舅姑也藏以待乏者待舅姑之乏而獻之也此言婦受賜之法所以申上無私貨三句之意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

復白也復請其故者謂以當與之故白請於舅姑舅姑賜之物而後與之此申上不敢私假不敢私與之義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也宗婦大宗子之婦舍止也舍於外而不敢畢入所以降下於宗子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愚謂貴富驕人無往而可故非但不敢以入宗子之家至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以此加之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釋文齊側皆反

孔氏曰賢猶善也大宗將祭小宗夫婦皆齊戒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祭畢而後敢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事小宗者亦然愚謂宗子者先祖之正體尊祖故敬宗此上三節言事宗子宗婦之禮又因事父母

之孝敬而推而廣之者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釋文稰思呂反穛側角反

鄭氏曰飯目諸飯也孰穫曰稰生穫曰穛孔氏曰此飯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穛是斂縮之名以其生穫故斂縮也稰既對穛故爲孰穫愚謂稰穛者言六種之飯其穀皆有生穫孰穫之異也○孔氏曰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爲六愚謂諸侯朔食四簋天子六簋皆黍稷也蓋食以黍稷爲正以稻粱爲加四簋六簋惟據其正者言之其加者不在此數也膳夫天子食用六穀則朔食自當有麥苽但不在六簋之數耳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

菽芥醬魚膾雉兎鶉鴽釋文膷音香臐許云反膮許堯反字林火攸反鶉順倫反鴽音𡚶

鄭氏曰膳目諸膳也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鴽爲鴽孔氏曰案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四物爲第二行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爲第三行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爲第四行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兎十八鶉十九鴽二十四物爲第五行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公食大夫禮以鴽爲鴽鴽鴾母也愚謂醢醬皆所以配胾膾也此饌精設之膷臐膮牛炙最在北牛炙

南醢醯西牛胾醢爲牛胾設也牛胾西醢醯西牛膾醢爲牛膾設也牛膾南羊炙羊炙東羊胾羊胾東醢醯爲羊胾設也羊胾東豕炙豕炙南醢醯西豕胾醢爲豕胾設也胾西芥醬醬西魚膾芥醬爲魚膾設也公食大夫記云凡炙無醬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釋文重直龍反糟子曹反徐徂到反醷本又作臆於紀反徐於力反濫力暫反

鄭氏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漿酢酨也醷梅漿也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孔氏曰漿人六飲有涼註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爲一物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名案漿

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爲一物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康成以醷爲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醯若醯醷則醷是醯之類又云獻用梅故知梅漿也愚謂或以酏爲醴此即上文之重醴而爲之異法者康成注漿人以此爲醫非是蓋醷爲梅漿當從康成醫醷一物當從司農黍酏以黍爲粥也水即井水也此飲凡六物與漿人六飲相當醴一酏二漿三水四醷五即漿人之醫濫六即漿人之涼也

酒清白

鄭氏曰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孔氏曰清謂清酒

事酒昔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祭祀所用非人常用故也

羞糗餌粉酏釋文糗起九反又昌紹反餌音二酏讀曰餈又作餰之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羞旨諸羞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記似脫酏當為餈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餈是也孔氏曰案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註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為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傅之周禮粉下有餈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酏益之酏者於周禮羞豆之實也自當作餈若黍酏則是粥非膳羞之用此酏與糝食文連則是糝類八珍內作糝與餈其事亦相連故知酏當作餈且餈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類愚謂羞有庶羞內羞上文膳是庶羞此言內羞也此云羞蓋總籩

豆之內羞而言之當云糗餌粉餈酏食糝食而粉下脫

去一字酏下脫去三字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釋文食音嗣蝸力戈反苽音孤字又作菰同折之列反稌音杜徐他古反和和卧反糝三敢反蓼音了濡音而醢一本作醓卵醬依註音緄古門反腶丁亂反蚳直其反卵鹽力管反○鄭註卵或作櫊膚或爲胖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也卵讀爲鯤魚子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

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曰此節總明人君燕食
所用以蝸爲醢以菰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
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
米爲飯以犬兎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和糝不蓼者此
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濡亨煑
之以其汁調和也知卵讀爲鯤者鳥卵非爲醬之物蚳
醢是蚍蜉之子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
爲鯤鯤魚子也濡豚包裹以苦荼殺其惡氣濡雞加以
醯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鼈亦加醯及醬四者皆破
開其腹實蓼於其中更縫而合之以煑也食服脩以蚔
醢配之食脯羮以兎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魚
膾以芥醬配之食麋腥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以卵
鹽配之麋膚孰肉麋腥生肉也諸菹也桃菹梅菹今之

藏桃藏梅也欲藏之必先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薐鄭云
桃諸梅諸是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蝸醢一苽食二
雉羮三麥食四脯羮五雞羮六析稌七犬羮八兎羮九
濡豚十濡雞十一濡魚十二濡鼈十三自此以上醢醬
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
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蚳醢十五脯羮重
出兎醢十六麋膚十七魚醢十八魚膾十九芥醬二十
麋腥二十一醢二十二醬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
十五卵鹽二十六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
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
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後此不
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羮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
也愚謂人君燕食用得此諸物然每用自有常數非一

食盡用之也濡雞醢醬實蓼醢醬承濡雞之下卽雞之之醢醬也濡鼈之醢醬卽鼈之醢醬也麋腥醢醬卽麋之醢醬也腶脩乃籩實不用於食此與下大夫有脯無膾皆以脯用於食者案八珍中之熬有濡食乾食之異熬捶而加薑桂鄭氏以爲若今之火脯是脯脩有濡食之法則其用於食者也其皆釋而煮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與麋腥謂生切麋肉以醢釀之卽下文麋鹿魚爲菹是也周禮之乾蕀亦籩實此桃諸梅諸孔氏以爲菹菹亦用醢釀之者故用之於食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釋文食音嗣齊才細反

鄭氏曰食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周禮註曰各尚其時味而
甘以成之猶木火金水之成於土孔氏曰經方春不食
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謂時氣壯者滅其時
味以殺盛氣此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上云折稌用犬羹此云
牛宜稌犬宜粱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
味爲美故不同自食齊視春時至此皆周禮食醫文而
記者載之論調和飲食之法劉氏彝曰周官食醫掌和
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君子
之食恆放焉此大司徒以施諸教人子皆視此以養親
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

宜鮮羽膳膏羶釋文薌音香腒其居反鱐本又作鱐所求反臊素刀反腥音星說文作胜羶升然反

鄭氏曰腒乾雉也鱐乾魚鮮生魚羽鴈也此八物四時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註周禮庖人曰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孔氏曰此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爲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周禮鄭註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士相見禮云冬執

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鱐是乾魚也鱐旣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族旣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周禮云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賈氏公彥曰殺牲謂之用煎和謂之膳五行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以下推之可知王所剋者死相所剋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若然禮所膳膏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釋文麕九倫反本又作麇麋又作麕軒音憲出註後放此栭音而本又作檽蔆音陵柿音俟楂側加反○鄭註軒

或爲胖

鄭氏曰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蔆芰也椇枳椇也梨之不臧者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備錄孔氏曰麋鹿田豕麕非但可爲脯又可腥食皆藿葉切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爲軒也雉兔皆有芼者雉羮兔羮皆有菜以芼之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賀氏曰芝木椹栭軟棗也愚謂孔氏以芝栭爲一則爲三十一物賀氏以芝栭爲二則爲三十二物未知孰是脩脯蔆棗栗榛桃梅皆籩人之籩實也芝栭椇柹瓜桃杏樝梨薑亦盛之以籩而不見於籩人則此乃人君私燕所用也麋鹿田豕麕之軒及雉兔爵鷃蜩范庶羞也皆用以食者也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惟有雉兔及

鷄則此人君所用庶羞也薑桂二者則調和羞膳及爲脯脩皆用之鄭以此三十一物並爲庶羞非也庶羞盛於豆皆濡物無脯脩之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燕食謂朝夕常食周禮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賈疏燕食朝夕常食是也孔氏分燕食與朝夕常食爲二非是脯爲籩實凡食無籩惟飲酒有之此大夫燕食乃有脯者蓋燕食物不必備或偶無膾則得以脯代之蓋釋而煎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也貳重也士燕食得有羹胾而不得重設也胾出於牲士朔食惟特豚則不得貳胾矣六十曰耆庶人耆老不徒食者六十非肉不飽食得有胾非六十者不得食也羹則庶人皆有之下云羹

食無等是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釋文醢戶界反俗本多作薤非也藙魚氣反和戶臥反鶉鷄羹本又作鶉羹鷄羹魴音房鱮音敘雛仕俱反又匠俱反燒如字一音焦○按皇氏烝字燒字雉字薌字爲句賀氏讀魴鱮烝雛爲句孔氏同皇今從之

鄭氏曰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芥芥醬也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榝三牲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釀謂切雜之也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鶉鷄羹者謂用鶉用鷄爲羹鴽唯烝煮之不以爲羹故文在羹下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臟也雉或烝或燒或

可爲羮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言魴鱮烝及雞燒并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愚謂此論調和之宜與魚膾芥醬食時相配者不同也膾春用葱卽下文云肉腥細者爲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是也若秋則用芥豚秋用蓼卽上文濡豚包苦實蓼是也若春則用韭自葱至蓼五者皆用以釀醢及梅則用以和也用菜謂之釀用醯酸之屬謂之和釀者雜之以亨煮和則既熟而和之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 釋文去起呂反尻苦刀反腦奴老反

鄭氏曰皆爲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鱉竅也陸氏佃曰狼腸直狗腎熱狸脊

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精聚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愨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去乙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釋文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孔氏曰肉曰脫之者皇氏云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李巡註云肉去其骨曰脫郭氏云剝其皮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爾雅李巡註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斮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也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去之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謂若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柤梨曰攢之者恐

有蟲故一一攢視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釋文庮音由泠音零毳昌銳反皫本又作爊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一音所嫁反睫音接腥依注作星字林音先定反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漏依注音螻力侯反

鄭氏曰亦皆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搆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孔氏曰庮是臭惡之氣牛若夜鳴則其肉庮臭泠謂毛本希泠毳謂毛頭結聚羊若如此則其肉羶氣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則其肉臊惡皫色色變而無潤澤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

此則其肉腐臭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如星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愚謂此周禮內饔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腥臊之腥作胜腥字云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是腥者豕生小肉如星故從肉從星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釋文鵠胡篤反鴞于驕反胖音判鴇音保奧於六反胃音謂字又作腸同○鄭註鵠或為鶴

鄭氏曰舒鴈鵝也翠尾肉也胖為側薄肉也舒鳧鶩也奧脾肶也孔氏曰此廣言不堪食之物亦為不利人也奧謂脾肶藏之深奧處愚謂上節所言全體之不可食者因物形之變而察之也此節所言一體之不可食者據物理之常而知之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釋文腥音星字林作胜辟必益反徐芳益反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醢本或作醯○鄭註軒或爲胖宛或作鬱

鄭氏曰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䴥者近由此爲之矣釋文云益州人殺鹿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䴥䴥於僞反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牲體大者菹之小者齏之麋鹿魚爲菹野豕爲軒是菹也辟雞宛脾是齏也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並言是魚之大者肉及葱薤置之醢中悉皆

濡孰故曰柔之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愚謂肉腥謂用生肉釀而食之也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此謂不辨牲之大小凡細切者皆爲膾大切者皆爲軒也或者之說則謂切肉之名牲各不同故又記之鄭註周禮云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此謂切菜大小之異名故醢人云掌五齏七菹此專謂菜爲齏菹也然齏菹之名菜肉通故此言菹與軒皆菹也辟雞宛脾皆齏也齏菹雖異然皆是以醢釀牲肉故鄭云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

羨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釋文食音嗣

鄭氏曰羨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愚謂無等謂常食皆得有羨食也士不貳羨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則庶人非耆老常食不得有胾矣大夫燕食有膾無膾有膾無

脯則士常食不得有脯膾矣諸侯日食特牲則大夫日食不得有成牲矣此之謂有等若羹食則上下皆有之故曰無等若羹食所用之物與其多少之差則諸侯以下遞有降殺未嘗無等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鄭氏曰大夫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老者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愚謂膳美食也秩膳謂常置美食於左右以備食也夾室與房謂燕寢之夾室與房也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士喪禮醴酒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疾必居正寢而餘閣之奠别從他處來是閣在燕寢明矣士禮如此天子諸侯可知坫土坫也士不得爲閣爲土坫以庋食也公侯伯

不言閣者蒙天子之文也大夫士不言於房中者蒙公侯之文也大夫特言於閣者別於士之坫也士之坫亦在房王制曰九十飲食不離寢則未九十者飲食不得在寢室當在房可知也曰五曰三曰一者謂閣與坫之數非謂膳之種數也士於坫一而餘閣有脯醢則大夫以上非一閣惟置一種明矣士坫亦七十乃有之對文則板爲者曰閣土爲者曰坫散文則坫亦謂之閣檀弓言餘閣是也○鄭氏謂諸侯之五爲三牲魚腊非也諸侯朔食正少牢則閣不得備三牲矣鄭氏又謂大夫之閣與天子同處亦非也諸侯於房中亦爲閣大夫之閣士之坫亦於房中非大夫與天子同處也孔疏謂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亦非也夾室與房特庋食之所耳庖厨

初不在此也○自飯黍稷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禮記卷二十七終

同知銜署瑞安縣事廣陵錢國珍校栞